



世界经典名著

歌德短篇小说选

(中)

〔德〕歌 德 著

赵水英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危险的打赌	1
天涯痴女	6
女歌唱家安托奈丽	20
美丽的女店主	30
褐姑娘	34
斐迪南	49
不要太过分	66
50 岁的男人	76

危险的打赌

大家知道，人在一帆风顺，称心如意的时候，会产生过分的骄气，因而不知道力量往哪儿使。有如初生牛犊的大学生，就有一种习惯，在假期成群结队下乡旅游，肆无忌惮地开玩笑，往往闹出一些事情来。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年轻人的生活乐趣把他们聚集起来，结合在一起。虽然出身和家境、思想和修养各不相同，但所有的人都愉快地交往，互相促进。他们常常选我入伙，如果我承担的责任比他们中的任何人都重，他们还奉献给我一个“恶作剧大师”的荣誉头衔，因为我很少开玩笑，但一开玩笑就很厉害。下面的事就是一个证明。

在郊游中我们到达一个风景宜人的山村。这个山村虽然偏僻，但适合作邮政驿站，虽然冷清却住着几个漂亮的女孩子。大家都想休息一下，消磨时光，跟姑娘们调情，过一阵子少花钱的生活，没想到浪费了更多的钱。

刚刚吃过饭，一些人兴致勃勃，另一些人无精打采。一些人醉醺醺地睡大觉，另一些人则想随便想个办法醒醒酒。我们占了几个大房间，房间一侧朝庭院。一辆漂亮的轻便马车由四匹马驾驶辚辚开过来，把我们引到窗前。仆人们从驾驶座位上跳下来，扶着一位相貌堂堂、威严的先生下车，那位先生虽然年岁已高，却精力充沛。我首先看到他脸上有一个漂亮的大鼻子，不知道是什么恶魔附体，我立即想出一个极大胆的方案，没有多加考虑就开始去实



施。

“你们对这位先生印象如何？”我问我的同伴们。

“看上去，”一个人说，“他是个不准跟他开玩笑的。”“对，对，”另一个人说，“从外表上看，他的老虎屁股摸不得。”

“管他的。”我非常得意地回答，“你们赌什么，我要捏住他的鼻子，我非但不会引起他的恶意，而且会赚他一个尊敬的先生称呼。”

“只要你干成了，”一个叫“斗士”的说，“我们每人给你一个金路易。”“您帮我收钱吧，”我提高嗓门说，“我信得过您。”“我宁愿从狮子嘴边拔一根毛。”小个子说。“我必须抓紧时间。”我说完，就往楼下跳。

我一见这位新来的人，就发现他长了一脸连鬓胡子，估计他身边没带修面师傅。这时，我正好遇到一个堂倌，便问：

“新来的客人没有问起修面师傅？”

“问过了！”堂倌回答，“真难办，这位先生的贴身仆人已经迟到两天了。先生无论如何要把胡子刮掉，可是我们唯一的理发师不知跑到哪个邻居家里串门去了。”

“那么我来吧，”我说，“你只管领我去见先生，就说我是剃须师。你会沾光的。”我拿起从屋子里找到的理发工具，跟着堂倌走了。

这位老先生极为隆重地接待我，从头到脚把我大大打量了一番，好像是揣摸我的理发技术。“您有这门手艺？”他问我。

“比得上我的还没有找到。”我答道，我对我做的事是满有把握的。我早年干过这种高贵的手艺活，特别是用



左手使剃刀，很有名气。

先生当盥洗室用的房间，朝着庭院，我的朋友们正好可以清楚地看见里面，特别是在敞开窗子的时候。理发工具是备齐的。主人坐下来，围好理发围布。我彬彬有礼地走到他面前，说：“阁下！我干这个手艺活的时候，有一种特点，那就是我给平民百姓修面，总比给贵族豪绅修得好，更令人满意。这种事我考虑了很久，原因总捉摸不透，后来终于找到了，原来我修面时在空气流通的地方总比在关闭的屋子里干得好。阁下如果允许我打开窗户，您会感到满意的效果。”他表示同意，我打开窗子，跟我的朋友们打了个手势，就开始非常舒服地往那些浓密的大胡子上涂起皂沫来。我敏捷地刮去了他面部的胡子，轮到刮上唇的胡子时，我毫不迟疑，一把抓住我这位恩公的鼻子，并且引人注目地把它扭来扭去，我故意这么做，是让我的赌友们高兴地看清楚，并且不得不承认，他们一方输了。

老先生庄重地对着镜子看，看得出，他是带着几分满意的神情在端详自己，说实在的，他是个美男子。然后他转过身来，用他那神采奕奕的黑眼睛友好地望着我说：“我的朋友，和你的许多同行相比，你是值得称赞的，我发现你比别人的不文明动作少得多。你从不在一个地方刮两三次，而是一刀完成，你不像一些理发师那样剃刀在手掌上抹来抹去，并把刮下来的脏东西暂放在鼻子上。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你的左手使刀。这是给你的一点辛苦费，”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古尔登，“只有一样请你记住，给有身分的人修面，不要捏鼻子，以后要改掉这个粗俗的习气，你在理发界定会走运的。”



我深深地鞠躬，答应一定照办，并请他返回再给我一次效劳的机会，就尽快奔向我们那些年轻的伙伴，他们简直使我感到有点害怕，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大声叫喊，像疯子似的满屋乱跑乱跳，鼓掌欢呼，把睡着的人全吵醒，重新又闹又笑地讲述这件事。我一进屋，只好首先关上窗户，请求他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安静下来，但最后我想起自己那么严肃地干那种恶作剧，也忍不住和他们一起笑了起来。

过了一些时间，狂笑的浪潮才有所平息，我认为是走了红运，口袋里装着金币，外加一枚轻易得到的古尔登。我觉得我相当阔气了。当大家决定第二天分道扬镳时，我更觉得合意。但是，命中注定我们不可能善始善终。这个故事太逗人了，没法不外传。我一再恳求和央求，至少在那位先生离开前守口如瓶，也无济于事。我们当中有一个外号叫机灵鬼的，他和房东女儿谈上了恋爱。他们一块儿闲逛，天晓得他有没有更好的东西让她取乐，反正他是给她讲了这个笑话，两个人笑得差点没有喘过气来。这还不够，她又把这笑话传播开去。这样一来，在快到就寝的时候，这笑话终于传到了那位老先生的耳朵里。

我们比往常更安静地坐着，因为白天闹够了。突然，那个非常关心我们的小堂倌闯进来大叫：“快逃命，他们要打死你们！”我们一跃而起，想知道详情，但他早已跑出门去了。我跳过去，推上门闩，这时已经听到有人打门，我们甚至以为听到门被斧头劈开的声音。我们都吓得像机器一样退到里屋，没有人吭一声。“我们被出卖了，”我大声说，“现在是魔鬼捏住了我们的鼻子！”



“斗士”拔出他的剑，我又一次显示了我力大无比，无人帮助就把一个很重的五斗橱移到门前，幸好门是朝里开的。但这时我们已经听见前室传来的骚乱声，我们这个房间的门受到极其猛烈的冲击。

“斗士”决定自卫，但我一再冲着他和别人喊：“你们快逃命！他们不仅要狠揍我们，还要侮辱，这对你们这些出身高贵的人是最糟糕的。”那个姑娘闯了进来，她泄露了我们的秘密，现在知道自己的情人有生命危险，感到绝望。“快走！快走！”她边喊边抓住他，“快走！快走！我领你们爬出顶楼、谷仓、过道。大家都来，最后的人把梯子撤掉！”

所有的人都从后门翻下去了，我又把一个箱子放到柜上，顶住和加固那两扇受到攻击而往里倒塌的门板。但我的顽强抵抗差一点使我陷入绝境。

当我追赶其余的人时，发现梯子已被撤掉，没有任何逃命的希望。这时，我这个真正的罪犯，非被打得粉身碎骨不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还有思维，还能在这里给你们讲这段故事。你们要听仔细，这个恶作剧没有得到好下场。

那位老先生由于被嘲弄而又未报仇泄恨，非常恼火，因而得了重病。有人说这件事导致了他的死亡，即使不算直接原因，也是原因之一。他的儿子一直追踪作案人，不幸地得知“斗士”参加了作案。几年以后我们才清楚，他提出与“斗士”决斗，结果这个美男子受伤倒地，抱恨终生。又过好几年，由于一些偶然事件，这个行动也使他的敌人受到伤害。



每个寓言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现在说的这个意义是什么，你们大家是再清楚也不过的了。

天涯痴女

雷万先生是一个无官职的豪绅，拥有本省最肥沃的田地。他与儿子、妹妹住在一座只有大公才有资格住的城堡里。他有公园、水域、农田和作坊，他的家产养活着周围6英里范围内的半数居民；他有很高威望，爱做好事。如果把这些都算上，他实际上是一个大公。

几年前，他沿着他家公园围墙旁边的大路散步，想在供人们游乐的树林里休息一下。这是游人喜欢落脚的地方。高大的树木耸立在茂密的小树丛之上，给人们挡风遮阳，清澈的泉水渗入树根、石块和草地。散步者往往带着书本和猎枪，但读书时常常受鸟雀啼鸣和行人脚步声干扰，精力不能集中。

那是一个美好的清晨，一个年轻可爱的女子朝他这个方向走来。她离开大路，好像是要找一个清爽处休息一下，歇歇气。他正好在那个地方，抬头看，见一个女子在眼前，不由得为之一怔，书本从手中落到地上。流浪女眼睛极美，美到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双。由于走路的缘故，她脸上透出红润，身材、步履和举止也都极为优美。他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朝大路望去，想看看她的随从，因为随从一般是跟在后面的。那女子又一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恭敬地向他鞠了一躬，他也恭敬地回了一礼。漂亮的旅游者坐到泉



边，没说话，只叹了口气。

“同情心的作用是神奇的！”雷万讲到这次奇遇时提高声音说，“我也没有说话，也以叹息声作答。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要说什么，做什么。她完美无缺，我的眼睛不够使了，她舒展双腿躺在地上，用一只胳膊支撑着身体，简直是绝代佳人！她的鞋引起了我的注意，鞋子上尽是尘土，说明她走过长路，但她的丝袜非常光洁，好像刚从抛光筒上取下来一样。她那撩起的裙子上没有皱褶，头发看来是早上刚刚卷好的，身上穿的是细麻布衬衫，上面绣着美丽的花边；从衣着看，似乎是准备去参加舞会的。她身上没有一处流浪女的特征，但她确实确实是一个流浪女，而且是一个令人痛惜、尊敬的流浪女。

“她望了我几眼，我趁机问她旅途是不是孤身一人。‘是的，先生，’她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孤独的。’‘怎么？小姐，您难道没有父母，也没有亲戚？’‘先生，我刚才可没有这么说呀，我父母双全；亲戚也不少，可是没有朋友。’这不是您的过错，’我接着说；‘您长得好，心当然也好，可能您的心灵付出过许多代价。’

“她可能觉得我刚才的恭维话里有责备的意思，不过我看出她很有教养。她的眼睛像蔚蓝的天空，晶莹透亮，闪闪发光；那种蓝色是最完美、最纯洁的蓝色。她看着我，用庄重的语调说，像我这样一位高贵的先生，对路上偶遇的单身年轻姑娘发生怀疑，是不能怪罪的，因为这种情况她经常遇到。她虽然是一个陌生人，虽然任何人都无权盘问她，她还是请求人家相信她出门远行的意图是光明磊落的，有一些谁也讲不清的原因逼她把她的痛苦带到各地。



她认为，通常担心女子可能遇到的危险不过是一种想象，即使落在草寇手里，女子的贞洁也只有在她心软和放弃原则时才会遭到蹂躏。

“此外，她还说到，她只在她确信安全的时间里和道路上行走，也不跟任何人说话。只是到了合适的地点，她能靠自己的一技之长挣钱时，才住下来。说到这里，她放低了声音，垂下了眼帘，我看见几滴眼泪从她脸上流下来。

“我连忙说，我没有怀疑她的良好出身，更没有怀疑她的受人尊重的行为。我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她这样高贵的人，为环境所迫，也不得不伺候人，而她本应是让人伺候的。我虽然好奇，但并不愿意继续规劝她，只希望通过进一步了解，确信她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保护她的名声和贞操。这些话似乎又伤害了她，因为她回答说，她隐瞒姓名和国籍，正是为了保持名声，但名声通常是人们的猜想，并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在谈到她为别人服务的情况时，她列举了最近几家作为例子。她不隐瞒在哪些地方做过事，但从来没有让别人问过她的国籍和家庭情况。在这一点上，人们是应该相信她的，上天和她的话都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她的全部生活是洁白无瑕，无可指责的。”

这样的表白没有使人怀疑这位美丽女历险家神经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雷万先生对这种走江湖的决心不很理解，所以猜想，可能有人想把她嫁给她不中意的人。后来他想，是不是因为爱情已经毫无希望。怪就怪在，要是她真的爱上了一个人，而另一个人又爱上了她，那么这个人应该在热恋中，并会替她担心的。看来，她还会想流浪下去。他无法让自己的目光离开她那美丽的面孔，半明半暗



的绿色光线把这面孔照得更加美丽。可能真正有山林水泽女妖，因为在这片草地上，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伸展四肢躺着；这次多少有点浪漫色彩的相逢，散发出一种他无力抵御的诱惑力。

没有作更深入的观察，雷万先生便劝说这个素不相识的美丽女子跟他到他的城堡去。她没有表示为难，就跟着他走，表现出见过大世面的风度。给她送来冷饮，她拿起就喝，没有虚假的客套，而且非常有礼貌地说声谢谢。吃午饭之前，让她参观了各个房间。她只注意那些值得称赞的东西，如家具、绘画等，也谈对房间的巧妙布置感兴趣。她发现一个书房，一看就知道哪些是好书，并很谦虚又很有见解地说几句对这些书的看法，不是夸夸其谈，也没有因为说不出而尴尬。用餐时，举止也是高雅而自然的，谈话的语调非常动听。她的一切都表现为知书达理，性格像她的人一样可爱。

饭后，她故意做了一个小动作，显得更可爱了：她转过脸朝雷万小姐抿嘴微笑，说她习惯于午饭后干点事来酬谢主人的招待。她没有钱，所以常常要求女主人让她做点针线活。

“请允许我用您的绣花架绣朵花吧，”她补充说，“这样，您以后见到它就会想起这个素不相识的可怜女子。”雷万小姐回答，很抱歉，她没有撑绣花布的绷子，没法一饱她那一手好刺绣手艺的眼福。这时，流浪女把目光转向钢琴。“那么，我倒想，”她说，“像过去的流浪歌手一样，用‘没有重量的钱币’酬谢主人的盛情。”她弹奏了两三小节序曲，试了试钢琴，短短的弹奏就使人感到这是两只



多么熟练的手。谁也不再怀疑她出身高贵，具有上流社会一切必不可少的才能。起初，演奏是高昂的，明快的，很快转向严肃，逐渐过渡到深沉悲伤，这已经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她含着眼泪，脸变了色，手停了下来。突然，她以世上最动听的声音活泼欢快地唱起了幽默歌曲，使在场的人无不拍案叫绝。后来我们确有理由认为，这个幽默的浪漫曲的内容跟她的性格很相符，所以我在这里引用它，引用得不好，请原谅。

穿大衣的朋友，为何匆忙？

他应知道东方还没有发亮！

寒风凛冽他能否保重自己，

朝拜的旅途上会不会受凉？

是谁拿走了他的那条头巾？

难道他自己愿意赤足步行？

他怎能穿过这密集的树木，

爬上那座积雪的荒山野岭？

这件大衣是件暖身衣，

给他带来过无穷乐趣，

如果他现在把它脱下，

他定会感到羞耻无比。

因为坏人曾把他欺骗，

解开绳索还拿走行李；

可怜朋友被脱得精光，

像亚当一样赤身露体。

他为何要走那么长的路程，

一定要登上那危险的山顶？



磨坊里的生活是多么美好，
与极乐世界又有什么不同！
他难以讲述那闹剧的内容，
只说是拼老命冲出了大门，
宽广的原野响起悲歌一曲，
痛苦的旋律在低沉地哀鸣：

“望着她那火样的眼睛，
没有一个字写着变心！
她似乎要与我共享欢乐，
一心想着那秘密的行动！
躺在她怀里我怎能做梦，
她的心里藏着多少杂音？
她抓住爱神飞快的脚步，
不让敲响那不利的时钟。

“为了爱情我们寻找甜蜜，
在甜蜜中时间全被忘记。
黑夜过去迎来的是黎明，
母亲的呼唤把我们叫起！
十几个亲戚在门前拥挤，
那真正的人流凶狠无比！
兄弟们后面是姑姑姨妈，
叔叔的旁边还站着兄弟！

“有的愤怒，有的啼哭！

“每个人都像一个动物。
要求归还贞洁与声名，
我大声吼叫进行驳斥。



‘你们不能执迷不悟，
年轻后生纯属无辜，
这种宝贝不可多得，
任何手段都非错误。

“‘爱神看着这美好游戏
及时行乐是天经地义。
他怎能容忍那朵鲜花
在磨坊虚度一十六年！’
他们夺去裤带和内衣，
那件外套也不想放弃。
骂我是个该死的流氓，
我想钻地却无缝可觅！

“我一跃而起拼命外逃，
再厚的人群阻挡不了，
再看一眼那邪恶姑娘，
见她的美丽仍然完好。
我的愤怒把他们吓倒；
骂人脏语却听了不少，
刹时我有如电闪雷鸣，
终于从地狱逃之夭夭。

“应该躲避你们农村姑娘，
也不要奢望城市女郎！
你们要让有身分的女人
高兴地把仆人衣服脱光！
你们久经训练灵敏刚强，
温柔的责任全不放心上，



三天两日变换一次爱人，
可不要让他们伤心断肠。”
寒冬腊月他把歌儿唱，
大地太荒凉寸草不长。
不要说内心多么悲痛，
自种苦果应归自己尝。
每个人白天都是这样，
对高贵情人不惜撒谎，
到夜间胆子大得惊人，
爬进爱神的伪善磨坊。

令人担心的是，她唱歌时很难控制自己，这个意外事故也许说明她并不一直是健全的。“但是，”雷万对我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忘了进行任何观察，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她演唱时的那种妙不可言的优美姿态把我们完全迷住了。她弹奏的曲调明快，清新。她的手指绝对服从她的意志，她的声音确实悦耳。演唱一停，她又像以前一样神情安详，我们都觉得她原来是帮助我们饭后消化的。

“听了一会儿，她便请求登程。我妹妹看了看我的眼色说，如果她没有什么急事，对妹妹的接待还满意的话，她可以在我们家里多住几天，我们将会高兴得像过节一样。我想，只要她同意留下来，就给她点事干。但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只领她在城堡里游览。她总是很随和，懂事，优雅。她文思敏捷，性情温和，记性好，常常吸引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力，令人赞叹不已。她熟悉上流社会的规矩，



懂得怎样对待我们家里的每个人，也懂得怎样对待来我们家的几个朋友，我们简直不知道如何把这样良好的教养和奇特的遭遇联系起来。

“我再也不敢提议让她在我家做事了。我妹妹对她颇有好感，也认为珍惜这个陌生女人的感情，是一种义务。她们俩一起管理家务，小男仆常常无事可做，只好被派去做超出仆人权利的财务和管理工作。

“在很短的时间内，她就建立了一种秩序，直到今天我们城堡还没有放弃这种秩序。她是一个精明的女管家。因为一开头她就跟我们一起用餐，所以她坐在我们身边吃饭时总是无拘无束，决不故作谦让。但是，不做完家务，她决不打牌，决不弹钢琴。

“当然，不瞒您说，这个女子的命运开始深深地打动我的心。我为我父母惋惜，没有生出这样一个女儿。这样谦虚的美德，这样高尚的情操，竟被埋没，我为之叹息。她跟我们生活了好几个月。我希望，我们一旦取得她的信任，她就会吐露心中的秘密。如有不幸，我们可以帮助她；如有错误，我们也可以从中调解和提出证明，使她往日的过失得到宽恕。但我们的友好保证和请求都没有奏效。她发现我们有意从她口中探听她的秘密，就拿出一些道德箴言，为自己辩护，但无教训人的意思。例如，我们要是谈起她的不幸，她就说：‘不幸是对善与恶的判决，是一种烈性药物，能把养料和毒素一起清除。’

“我们要是试图找到她从父亲家里逃出来的原因，她就微微一笑：‘小鹿离开母鹿，并非过错。’我们要是问，是不是有很多人追求她，就听到这样的回答：‘有些



出身好的姑娘多次被人追求，又多次拒绝，那是命中注定。由于被人伤害而哭泣，只会受到更多的伤害。’问她是怎样横下一条心，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大批野蛮人威胁之下，或者说至少是使自己的生命靠别人的慈悲怜悯来维持。她又大笑说：‘吃饭时，穷人向富人致意，并不是没有头脑。’有一次谈话时开起玩笑来了，我们跟她谈到情人，问她是不是了解她在恋爱时遇到的是一个薄情郎。这时我才明白这种话多么刺痛她的心。她对我眨了眨眼睛，眼光非常严峻，我连看都不敢看了。从此后，凡是谈起爱情，我们都看到，她那可爱的性格和她的乐观精神会蒙上一层阴影。她当即陷入沉思，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空洞的遐想，不过这里也许有真正的痛苦。但总的来说，她仍然很高兴，只是不特别快活；仍然很高雅，只是不庄重，也不够坦率，沉着而不怯懦；与其说是温柔，不如说善于忍耐，听见亲热话和恭维话时总是感激多于钟情。她过去肯定是一个有教养的大家闺秀，但看上去年龄不会超过 21 岁。

“这个征服了我的心、不可捉摸的年轻女子，就这样在我们家里愉快地度过了两年。直到出了一件荒唐事，才了结这段生活。她的品德一直是出众和令人钦佩的。我的儿子，因为比我年轻，还觉得无所谓；我却很担心我太软弱，会经不起因永远失去她而受到的打击。

“现在我想讲一讲一个聪明女子干的蠢事，以便说明，蠢事往往也合情理，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诚然，不能不看到这位高贵的流浪女的性格与她所施展的可笑伎俩之间的奇特矛盾。我们已经看到，她的流浪生活与她唱的那支歌多么尖锐地对立。”

